

第一章

「妳這顆毒蘋果、爛蘋果、臭蘋果！」

帶著滔天怒氣的尖銳叫罵聲撕裂著眼前僵凝的一切，咬牙切齒的女人若不是因為被人左右夾抱著動彈不得，恐怕早已撲上床與對方纏鬥。

白蘋半躺在床上，以棉被掩身，裸露在外的光潔香肩肌膚白皙透亮，即使披頭散髮，模樣狼狽，仍舊引人遐想，她整個人昏昏沉沉的，虛弱地揉著抽痛的太陽穴，迷濛的眼神環顧四周。

她看著眼前張牙舞爪的女人，那眼神中所透出的毒辣恨意正清晰又直接地飛擲而來，彷彿恨不得碎了她的三魂七魄，讓她永世不得超生。

這個女人是誰？不知為何，她總覺得她好像認識……

「你們放開我！我要打死這個壞女人！」女人好似和白蘋有著不共戴天之仇，撕心裂肺的持續叫罵哭喊。

圍在女人身旁的眾人則是低聲勸著，試圖將現場一觸即發的傷害降到最低。

白蘋深吸了口氣，打起十二萬分精神開始釐清現狀，她先低頭一看，觸目所及是潔白卻凌亂的床單，視線挪至她不自覺緊緊揪著的棉被，一股不好的預感讓她打心底發涼，她雙手顫慄地掀開棉被，只見自己身上僅穿著一件細肩帶小可愛，下半身更是只穿了件內褲……

她的襯衫呢？她的牛仔褲呢？

「小姐，妳知道妳為什麼在這裡嗎？又是誰帶妳來的？」一名員警走了過來，見她一臉恍惚，放緩聲調詢問。

警察？白蘋蹙眉，尚未進入狀況，突然，一聲微乎其微的開門聲響震撼了她的耳膜，她將目光投射過去，眼睜睜看著神情滿是懊悔的男人畏首畏尾地邁出浴室。

男人一現身，讓情緒好不容易稍稍被安撫下來的女人再度崩潰，又開始大哭大吼，精緻妝容早已哭花。

在白蘋的印象中，這個女人最在意自己在男人面前的完美形象，但她卻哭得聲嘶力竭，一張俏麗臉蛋再也不復往昔那般容光煥發。

白蘋想起來了，這個女人……曾是她的朋友。

記憶由混亂轉為清晰的這一瞬間，她頭痛得更是加倍厲害。

「加莉，妳要相信我，我和她根本什麼事都沒發生，妳要給我一次解釋的機會……」男人試著為自己辯解。

可是這話聽在白蘋耳裡卻像在求饒，她瞇起雙眼狠狠瞪了過去，但那男人壓根當她不存在似的，徑直地走向正在哭泣的女人身邊。

何加莉氣急敗壞地脫下高跟鞋，用力砸向男人。「事實都擺在眼前了，你還想要解釋什麼？！你就等著律師通知離婚吧！」語畢，她憤恨地邁步欲走，臨離開前，她轉頭怒瞪著床上的白蘋，當她瞧見白蘋恍然大悟的神情後，冷笑一聲道：「妳呢，等著瞧吧！」

白蘋抿緊唇不發一語，盯著何加莉踩著虛浮步伐離去，身後還跟著不少人，她的心像是被一隻無形的手惡狠狠地掐緊，喘不過氣來。

她的臉色刷白，視線再度與男人對上。

「蘋果，我什麼都沒對妳做，什麼都沒有！」男人甚至連發誓的手勢都要做上了，只是當他觸及她冷冽的眸光後，所有動作全數停頓，時光彷彿一瞬間回到他鬼迷心竅的那一刻。

白蘋亦開始思索促使這一切混亂發生的根源—

「白蘋，妳朋友明天要來店裡拍結婚紀念照的事妳還記得嗎？」

電話一接起，對方的焦急語氣立刻讓白蘋扯開淡淡的笑容，可是笑意並未到達眸底。「記得，妳已經提醒過我好多次了，我朋友這件 Case 到底把妳搞得壓力有多大？不過就是拍個紀念照而已。」

煩亂的心緒暫時被耳邊的絮絮叨叨給壓了下來，她漫不經心地掃視著眼前這棟她再熟悉不過的房子，她已經佇立在家門外將近半個小時，卻始終無法邁開腳步走進去。

助理劉菲菲沒好氣地回道：「妳還說呢！那是妳朋友欸，每次他們來都很希望妳能親自招待，結果妳這個大攝影師、大忙人，三兩句把妳要說的事情說完，就把他們丟給我了，妳都不知道妳朋友真的超級龜毛，拍攝紀念照的細節項目多到我都頭昏眼花了，而且……啊，這些不是重點，反正妳……咳咳，妳知道妳明天該注意些什麼吧？副理有特別交代要多多關照妳的朋友……欸，偷偷問妳一個八卦好不好？」

「嗯，妳問啊。」白蘋和劉菲菲相處時向來沒有任何禁忌與隔閡，她隨口應了一聲，踢了踢腳邊的石頭，眼神再度飄向燈火通明的屋內。

白蘋這麼爽快的回應，反倒讓劉菲菲有些難以啟齒，她支支吾吾半晌，才乾笑著問道：「那個……唐先生是不是喜歡過妳啊？」

聞言，白蘋的眼神暗了下來，淡淡的回道：「我們之間沒有什麼，別亂猜。」

聽到她急於撇清關係的語氣，劉菲菲嘆道：「聽妳這樣回答我大概知道了，只是唐先生每次看著妳的眼神實在是……總之，我只是想祝妳明天拍攝順利，還有，盡量和那個唐先生保持距離，妳也知道這是業界大忌，記得要小心一點，我會在妳身邊幫妳多少注意一下的。」

「知道了，妳別擔心，先掛電話了，我們明天工作室見。」白蘋強撐起精神回應，可是她的內心相當疲憊。

結束通話後，她慢條斯理地把玩著手機，還在躊躇著該不該進屋，這時，手機再次響起，她看著來電顯示，本想掛斷，但眼前獨棟別墅的鑄鐵大門喀嚓一聲打開了，把沉浸在自我世界中的她嚇了好大一跳，她看向開啟的大門，原本響個不停的手機倏然沉默了下來。

「姊！原來妳已經在家門口了，怎麼還不進來？大家等妳好久了。」由門內快步走出的女孩興高采烈地將電話掛斷，喜孜孜地走到白蘋身旁，自然又親密地挽著她的手臂往門內走去。「我跟爸說妳不接電話有可能是已經到了，爸還不相信。」

白蘋回以勉強一笑，沒有多說什麼，任由妹妹白雪把她拉進屋內，她脫下高跟鞋，接過妹妹為她準備的粉紅色柔軟室內拖，將外套大衣遞給妹妹掛起來，這些瑣事根本無須她多操一分心，直到妹妹握住了她一雙凍極了的手，嚷著要快溫暖她，她還來不及出聲阻止，人便已經被推到餐廳了。

白雪緊接著腳跟一旋，離開了餐廳。

廚房內飄散出食物的香氣，餐廳裡能夠坐上十人的大圓桌上早已擺滿色香味俱全的料理，鵝黃色燈光點綴出屬於家的溫馨。

但白蘋卻沒有任何胃口。

「妳回來了啊，快來坐著，已經可以開飯了。」見到白蘋便熱情招呼的是一名年約四十的美麗貴婦，她身穿卡其色斗篷式罩衫，下身穿著簡約修身的牛仔褲，氣質脫俗優雅，非常完美地展現出

女主人的身分。

白蘋抿了抿嘴，佯裝自然地轉身，避開了女人伸來要牽握住自己的手，並刻意忽略女人雙眸中一閃而逝的憂傷，緩緩走向末座，可是當她正要坐下時，又被人阻止。

「今天妳是主角，妳應該坐在這裡。」

白蘋的身子瞬間僵直，她挑眉望向說話的男人，他用食指輕點著左手邊的桌面，示意她應該坐在他左邊的空位，那不容反駁的語氣還帶著些微挑釁意味，她咬著唇，倔強地不應聲。

男人穿著白色襯衫搭配黑色西裝褲，領口略微凌亂，方解下的領帶隨興地掛在身後椅背上，縱然此刻的他顯得如此漫不經心，卻一點也不影響他總是給人有條不紊、優雅沉著的印象。

「啊！是啊、是啊，瞧媽媽都忘了，妳應該要坐這裡的，快快，去坐小舅旁邊。」家中女主人嚴薇燦笑如花，看向仍舊文風不動的白蘋，不由得催促了幾聲。

白雪這時踩著雀躍的步伐來到白蘋身旁，將暖暖包塞入她冰冷的掌心中，順勢壓著她的肩膀就坐。「姊，快坐吧，今天媽準備了好多妳喜歡吃的菜，小舅也是一下班就匆匆忙忙趕過來，看著這一桌豐盛佳餚大家都餓了，我們趕快開動吧！」說完，白雪徐緩走向男人另一邊入座，向他低聲交代，「小舅，你別老是針對姊姊，今天是她生日，你的口氣溫柔一點。」

白蘋聽到了，其實她也明白，白雪那句不算悄悄話的叮嚀也是特別說給她聽的，她緩了緩繃緊的神色，卻無法讓僵硬的身子鬆懈下來。

她聽見男人不置可否的輕笑聲，也聽見自己忍不住的一聲低嘆。

「好了，開動吧！嚴讀，聽說今天你的事務所還在忙一件大案子，真是辛苦你在百忙之中特別抽空過來一起慶祝，我們家大小姐應該要感謝你才是。」

坐在主位的大家長白天成全身散發著一股渾然天成的霸氣，他的眉眼即使談笑間也有著足以懾服眾人的光華，就連托腮發懶的嚴讀也立即神色正經地坐直了身子。

「爸爸，這種時候還要虧一下我們家蘋果，難得她回來，你就別說這些了。」嚴薇沒好氣地睨了一眼話中有話的丈夫。

對於太座的指責白天成一笑帶過，幾番思量後還是不甘心地道：「就是難得回來才會想說說她，瞧這都幾點了，要大家等這麼久。」

白雪聽父親的語氣帶著埋怨，又見姊姊低著頭沒有回應，連忙跳出來打圓場，「姊都回家了，爸你就少唸幾句吧！」

「來，這是妳最愛吃的三杯雞。」嚴薇夾了塊色澤油亮的雞肉放入白蘋的碗裡。

「謝謝。」白蘋撥了撥散發撲鼻香氣的飯粒以及雞肉，整個人無精打采的。

「姊，還有妳最愛吃的紅燒魚……欸，小舅，中間隔著你真不方便，你幫我夾給姊姊啦！」白雪皺皺俏鼻，請被夾坐在姊妹中間的嚴讀幫忙。

嚴讀睜了白雪一眼，被動地夾了塊紅燒魚放入白蘋碗中後便繼續用餐。

倒是始終沉靜低調的白蘋錯愕地瞪著嚴讀的舉動，盯著他夾入自己碗裡的紅燒魚，半晌無法回神。身旁這個男人，最近從沒主動給過她好臉色，今天就算是她生日，也算不上是什麼天大的好日子，居然讓他願意這般待她。

她不由自主地將眸光挪向他。

嚴讀正慢條斯理地吃著他的飯，他舉止優雅，襯著嚴家人過人的優越外貌與傲人姿態，很難不讓人身為之著迷……

「只不過夾一塊魚，妳就肯賞臉看人了？」嚴讀將眼神對上白蘋的探視，調侃道。
只要他不開口的話，他的確無時無刻散發著令人著迷的雄性費洛蒙。
白蘋撇撇嘴，連與他舌戰的力氣都直接省下，食不知味地埋首苦吃。
「小舅！」白雪抗議地以手肘頂了頂嚴讀，卻接受到他不以為然的聳肩回應，於是她又道：「小舅，請幫我夾……」
這回她話還沒說完，嚴讀便已動作俐落地夾了好幾道菜放在白蘋眼前的白盤上。
「都是妳愛吃的，我夾了，妳都得吃完。」
見狀，白天成爽朗地笑了。「嚴讀啊，你也夾太多了，我們家大小姐的胃口可沒這麼大呢！」
「那還請大小姐盡力而為。」嚴讀莞爾回道。
「小弟，你這是在調侃誰呢！」嚴薇笑睨了眼嚴讀，就見自家小弟笑容可掬，沒再繼續說下去，她目光溫柔地看著白蘋吃著自己親手煮的菜，頓覺心滿意足，嘴角笑意又加深了幾分。
白蘋不願意對上嚴薇的目光，只好埋頭專心吃飯，她聽著餐桌上此起彼落的談話聲，始終不發一語。
直到眾人吃得差不多了，她起身想收拾碗筷時，卻被妹妹和媽媽阻止了。
「姊，妳在這裡坐著休息一下。」白雪動作俐落地收拾碗盤。
「喝杯英式奶茶，媽媽知道妳喜歡喝。」嚴薇將晶瑩亮白的骨瓷壺以及瓷杯放到白蘋面前，低聲叮嚀，「天冷，我泡得熱了點，妳慢慢喝，小心燙到。」
白蘋見母親要替她倒茶，連忙伸手阻止。「謝謝，我自己來。」
「好，妳慢慢喝。」嚴薇淡淡一笑，走進廚房忙碌。
坐在她身邊的男人不由得低聲問道：「怎麼妳今天對自己的媽媽這麼客套？」
他的口吻不鹹不淡，卻直直戳中白蘋掩藏在心底多年的心事，她握著瓷壺壺耳的手用力到幾乎顫抖，拚命壓抑住一整晚所累積的沉重疲憊，試著不讓心緒潰堤。
「妳今天晚上都還沒喊她一聲媽呢！」嚴讀刻意轉過身子附在她耳邊低聲責備。
白蘋將奶茶倒進盃杯中，濃郁的香氣蒸騰，撲鼻暖心，在天冷的時刻，這份直達心窩的暖意形成一股莫大的力量，企圖撬開她封閉多年的自我。
她的眼眶瞬間被馥甜熱氣蒸得發燙。
「感動的話就喊一聲媽吧，她會很開心的。」
嚴讀富有磁性的嗓音極具魔性，像是在催眠她應該按照他的提議去執行，她睜大一雙覆著霧氣的眸，對上他一雙深黝狹長的眼，喃喃低語，「今天不行，只有今天不可以……」
今天是她二十五歲的生日，這一天，她的母親是簡竹萍，絕對不可以是嚴薇。
十七年前
「小蘋，妳聽好，在妳二十五歲生日那天，媽媽就會來接妳了喔！」美麗婦人蹲低身子與孩子平視，殷殷叮囑著，再為女兒攏緊厚重外衣，帶著留戀的目光定格在孩子身上。
「媽，我一直陪著妳不好嗎，為什麼一定要來找爸爸？」八歲小女孩粉嫩的蘋果臉蛋被冬風刮得兩頰紅通通的，入冬後首波寒流侵襲，本來習慣待在溫暖南部的她，禁不住陣陣刺骨寒意，瑟縮在母親敞開的懷抱裡。
「媽媽知道妳想一直陪著我，但是……但是如果妳有爸爸的照顧，妳可以擁有多更美好的未來，就像公主那樣，這些是媽媽目前還給不起妳的，對不起……」簡竹萍愈說聲音愈沙啞，她強

忍住哽咽，站起身，毫不猶豫地摁下電鈴。

「來了、來了，是誰啊？」

沉重的鐵鑄大門應聲而開，探頭出來的男人一瞧見門外的一對母女時神色震驚，有一瞬間，他像是找不到自己的聲音，嘴張著老半天卻說不出一個字來。

「天成，好久不見。」簡竹萍抬手撫整被風吹得凌亂的髮，看見男人這一瞬間，她已褪去方才所有的不安，緊握著掌心中那發顫的小手，她挺直背脊，讓自己在女兒面前是一位堅韌傲然的母親。好半晌，白天成才從發乾發澀的口中擠出話來，「竹萍，妳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裡？」

「我今天是來把女兒託付給你的。」她直搗黃龍，在冷風吹襲之下，為免女兒受凍過久，她連一絲拖泥帶水的空間都不想給眼前這個男人。

「啊？」白天成恍惚地看向簡竹萍牽著的小女孩，久久無法回神。

「她叫白蘋，是你的女兒，我現在沒辦法將她帶在身邊，你幫我照顧她吧。」簡竹萍說完，欲將女兒推向白天成，卻感受到女兒抵死不從的倔強，她眉頭輕蹙，低頭看向女兒，眼神充滿哀求。

「小蘋，等妳二十五歲，好嗎？」

白蘋不斷搖頭抵抗，就是不肯聽母親的話。

母女倆的僵持，以及仍舊無法消化現況的白天成，三人站在大門內外將近十分鐘，直到白天成聽見身後的動靜，他渾身一震，連忙將母女倆往外推，由於他太過慌亂，力道沒有拿捏好，差點將瘦弱纖細的母女倆給推倒在地。

「天成，到底是誰來拜訪？你怎麼站在門口談了這麼久？」出聲的女人氣質高雅，她動作自然地勾住白天成的手臂，不明所以地看向門外的一對母女，見她們被風吹得快站不穩腳步，想上前攬扶，卻被那名婦人給避開了。

簡竹萍被白天成推得身形狼狽，費盡氣力的站穩腳步，她壓下滿腔憤怒，避開了門內女人的探究目光，率先仔細將女兒從頭檢視到腳，確認她沒有一絲一毫損傷後，這才狠狠瞪向白天成。

白天成羞愧地冒出冷汗，目光飄移在兩個女人之間。

「天成，這對母女你認識嗎？怎麼我沒見過呢？」見丈夫久久沒有回答，又被那陌生女人瞪視著，嚴薇嘴邊噙著的笑容愈來愈尷尬，不安在心裡逐漸擴大，她揪緊丈夫的衣袖，再將注意力擺放在被婦人護在身後的小女孩身上。

她在小女孩美麗的臉蛋上捕捉到了熟悉的神韻，她的呼吸不由自主加快，情緒因著渾身不自主的顫抖而高張。

莫名的第六感逼得她不得不倒抽一口冷氣，但她卻說不出話來。

白天成見妻子臉色發白，眼見再也無法粉飾太平，趕緊開口道：「小薇，妳聽我解釋……」

他話尚未說完，便被簡竹萍冷冷打斷，「這沒什麼好解釋的，我是你曾經許下誓言想要娶進門的未婚妻，白蘋是你的女兒，這是鐵錚錚的事實，不會有任何改變。」她看向藏匿於身後的女兒，想著接下來即將掀起的風暴，不由得心酸地蹲下身子，從女兒背包裡取出隨身聽。「小蘋，媽媽今天準備了妳最愛聽的音樂，接下來我們大人要說的話會很無聊，妳聽聽音樂打發時間，好嗎？」白蘋沒有出聲回應，一雙大眼直勾勾地盯著陌生的父親，以及在他身邊已淚流滿面的高雅婦人，她任由母親將耳機塞進她耳中，當母親按下播放鍵後，她所處的冰冷天地中，除了輕柔的樂聲，再沒有其他聲響。

「天成，請把孩子留在你身邊吧，這是我對你唯一的請求，還有……只要你好好撫養孩子，我會

原諒你的背叛，並且祝你幸福。」簡竹萍神色哀戚，語氣近乎懇求。

「我……」白天成左右為難，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你明明告訴我你未婚！」嚴薇無法置信，目光帶著指控瞪向他。

白天成臉色蒼白，想要攏扶腳步有些虛浮的妻子，卻被她一手揮開。「小薇，妳聽我說，我……」

「你騙了我的感情，現在人家母女都找上門來了，你要我怎麼聽你說？！」嚴薇沒辦法接受現下的狀況，哭得上氣不接下氣，面對自己有可能是破壞別人愛情的第三者，高傲的自尊心讓她幾近崩潰。

「媽媽……」

一個男孩抱著一個約莫四歲的小女孩走了出來，小女孩睡眼惺忪，臉頰上還有著殘留的淚痕，她一看到母親便伸手討抱抱，模樣十分可愛。

白蘋悄悄將音樂轉小聲，仔細聆聽那正要開口說話的男孩的聲音。

「姊，小雪午睡醒來，四處在找妳。」

男孩看上去正值青春期，即使正在變聲的他嗓音粗啞，氣質卻十分乾淨清朗，令人無法挪開目光。

嚴薇看了看女兒，又看了看丈夫，突然覺得心裡一陣酸苦，快步往大街上跑去。

「小薇！」

「姊！」

白天成急忙追了過去，簡竹萍則是迅速將女兒推入門內，誠摯地對著男孩請求道：「請你幫我好好照顧她，萬事拜託了。」她朝男孩深深鞠了個躬，便轉身朝著白天成與嚴薇的方向追去。

「媽媽……嗚嗚嗚……」四歲小女孩望著母親離去的方向大聲哭著。

「媽—」八歲的白蘋望著母親決然離開的背影放聲吶喊，她試著要喚回唯一渴慕的親情，但母親卻發狠似的往前跑去，再也不曾回頭。

男孩緊抱著外甥女，柔聲低哄道：「好了，小雪不哭、小雪不哭，媽媽等一下就回來了喔，小雪不哭……」他一雙冰冷黑眸瞟向身旁以手背不斷擦拭淚水、強忍著情緒的女孩，本是溫柔的暖嗓疾速失溫，雪上加霜地道：「妳媽媽不會再回來了，別再看了。」

白蘋抬起一雙淚眸，受傷的眼神與男孩的目光對個正著，哽咽漸漸轉成低聲啜泣，她再望向空蕩蕩的大街盡頭，那兒再也看不到她渴盼的身影，深切的悲傷又急又猛地掐捏著她顫慄的靈魂，她蹲下身子抱住自己，開始放聲大哭，將深切的冀望化為聲聲呼喚，「媽媽、媽媽……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小弟，你又在逗我們家蘋果了？」剛從廚房忙完走出來的嚴薇，正巧瞧見大女兒略顯蒼白的神色，她不安地望向正托腮凝視著大女兒的弟弟，想從他那裡探聽此刻大女兒的心理狀態。

「嘖，老是說我逗她，妳怎麼不說是她逗我呢？」嚴讀慵懶調侃著緊張兮兮的姊姊。

「小舅，媽會這樣說是有原因的，好嗎？以前你常常一句話就能把姊姊弄哭或是弄生氣，姊姊哪次有弄哭過你或是惹你生氣啊？」白雪端著水果盤上桌，丟了一記白眼給他，又匆匆走回廚房忙碌。

「是嗎？」他不置可否地輕笑，眼神輕掃著白蘋的側臉，神情若有所思。

白蘋嘆氣，強迫自己將思緒從回憶中抽離，因為身旁的男人老是有一下沒一下的以指尖戳著她的手臂，她無奈的看向他，只見他挑了挑眉不說話，她只能說道：「拜託你不要煩我。」她今天實在太疲累了。

「親愛的壽星小姐，妳向我許這點願望會不會太小看我了？」

聽見他的戲謔，白蘋眉頭一皺，快速將目光移開，就在這時，餐廳裡的燈光乍暗，她看到妹妹和媽媽一起將生日蛋糕端了出來，蛋糕上頭插著二和五的數字蠟燭，橘紅火焰襯著母女倆燦爛的笑容，她微瞇起頓覺酸澀的眼，撇開了臉。

「祝妳生日快樂，祝妳生日快樂，祝妳生日快樂—祝妳生日快樂……」

隨著生日蛋糕擺放在白蘋面前，在場所有人一同拍手為她歡唱慶祝。

白蘋閉了閉眼，耳邊響起親生母親向自己許下的承諾。

「姊，快許願啊！」白雪興致勃勃的催促。

白蘋望向父親，幽幽地問道：「爸，我許了願望，你會幫我實現嗎？」

難得大女兒肯開口，白天成爽朗應允，「妳說吧，只要爸爸辦得到，絕對會盡力幫妳實現。」

白蘋深吸一口氣，「第一個願望，我想要見媽媽；第二個願望，我想要和媽媽住在一起；第三個願望，我想要和媽媽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白天成的笑顏隨著她的話聲逐漸龜裂。

完全不曉得有什麼不對勁的白雪天真地回道：「姊，妳真是的，媽就在這裡，妳要許這樣的願望，直接和媽說不就好了？」

對於妹妹的回話，白蘋置若罔聞，她見父親拉下了臉，苦澀笑問：「你辦不到，對吧？」

終於察覺到氣氛有些詭異的白雪，忍不住乾笑道：「姊，妳在說些什麼啊？媽就在這裡，爸怎麼可能辦不到……」

「小蘋，媽媽在這裡……」

不知何時，嚴薇來到白蘋身邊，對她伸出顫抖的雙手，企圖將她擁入懷中，卻被她閃開了。

「我不要！拜託，至少不要今天。」白蘋低聲抗拒。

「白蘋！」白天成怒聲斥喝大女兒的態度。

白蘋雙眼熱紅，怒瞪著父親，壓抑多年的憤懣與怨懟傾洩而出，她指著嚴薇咆哮道：「她不是我媽！她、不、是！我的媽媽是……」

她的話還沒說完，白天成氣急敗壞地衝上前打了她一巴掌。「妳在胡說什麼！」可是當他看到她的淚水後，也對自己的衝動感到震驚及後悔。

餐廳裡陷入沉重的寂靜，白蘋看見父親眼中的傷痛，也感受到嚴薇顫顫落淚的心傷，她知道自己再待下去肯定會讓情形更糟，旋即起身離開，她快步走著，強迫自己將所有的壞情緒壓抑住，不讓淚水潰堤得難以收拾。

她打開大門，忽地寒風襲面，她冷不防打了一陣哆嗦，方才來時穿的大衣不知被妹妹放去哪兒了，現下她若再回頭只會讓場面更為難堪，她咬著牙穿上高跟鞋，頭也不回地離去。

正當她邁過庭園走出鐵鑄大門外，一股力量突地將她往後扯住，她步伐踉蹌，不明所以地瞪著緊握住自己手腕的那隻大掌。

「妳想讓自己腦袋清醒一點也不是這種做法。」

低沉的嘲諷聲輕揚在因寒流來襲更冷清的街巷，情緒惡劣的白蘋在意識到是嚴讀之後正欲回嘴，突地一陣溫暖將她密密實實地包覆住，她驚愕地看著那一雙大手為她妥妥貼貼地披好大衣，話全堵在嘴裡說不出來。

「妳想折磨自己就算了，要是感冒了，妳媽肯定會更自責。」嚴讀的語氣清清冷冷的，而且意有

所指。

「我媽？」她抬頭瞪向他，一瞧見他嘴角噙笑，滿腔的哀怨憤怒再也忍耐不住，她握緊雙拳激動怒問：「我媽是誰？！我媽是那個說在我二十五歲生日就會來接我回去和她一起生活的簡竹萍！我媽是那個失約又不肯和女兒一起生活的簡竹萍！她會自責嗎？你說，如果我感冒生病了，她會自責嗎？！」

他低下頭與她一雙怒紅眼眸對視。「妳媽是嚴薇，妳媽嚴薇會自責。」

白蘋暴跳如雷，駁斥道：「你仔細聽好了，我媽叫做簡竹萍，她說她會在我二十五歲生日的時候來接我！她答應過我的，可是她失約了！她……失約了。」陷在混亂世界裡鑽牛角尖的她接近自言自語，根本難以接受期待了十七年的約定，會在今日被她最親愛的母親摧毀。

「白蘋，我姊養了妳十七年，她不應該是妳的媽媽嗎？」

他輕飄飄的問話，重擊著她破碎的心。

白蘋掩面，失聲痛哭。「你走開！你走開……嗚嗚嗚……」她對無法回答他的自己感到無限失望。

「回家。」嚴讀態度強硬，拉著她的手便要往屋裡頭拖去。

「我不要！我現在不要回去！」她哭得崩潰，奮力抵抗。「嚴讀，放開我！我不想進去，那不是我的家！」

「那是妳爸媽給妳的家，回去。」他的態度不容反駁。

白蘋激動哭喊，「那是他們自己要給我的，但那一直以來都不是我想要的家！」

終於，她掙脫了嚴讀的強勢箝制，倉皇逃離。

第二章

白蘋看著手機裡數十通未接來電，不知該先回誰的電話。

逃離那個家之後，她只想把自己灌得爛醉，什麼都不願再細想，但她萬萬沒想到因為自己的不想面對現實，而讓現況膠著在更可怕的窘境裡。

「我真的沒有對妳做什麼，我在夜店遇到妳，看到妳猛灌酒，似乎喝醉了，才把妳帶走，後來妳吐了一身，我身上也都是妳的嘔吐物，所以才會……」唐應理坐在沙發上抱頭解釋，神情滿是懊惱。

白蘋以指腹揉壓著泛疼的太陽穴，將手機隨意拋到一旁。「所以呢？你不知道我妹的電話？不會通知加莉來嗎？」

他煩躁地回道：「妳又不是不知道，加莉對我們的關係一直很敏感……」

她打斷道：「就是因為我知道，你才更應該在第一時間通知加莉。」

但是事情都已經發生了，再多的怪罪也無法挽救，她嘆了口氣，一股深沉的無力感令她不知該如何面對現在的狀況。

唐應理是她的前男友，她不知道她和他為何會走到今天這狼狽的境地，也不明白為什麼她與好友的關係竟會為了一個男人決裂至此。

她看著手機顯示的時間，十一點四十五分，她的二十五歲生日還沒有過完，今年的生日還能夠過得有多糟糕？

叮咚！

房間門鈴乍響，坐在沙發上的唐應理跳起身，以為是老婆回心轉意，飛也似的前去應門，卻沒想到佇立在門外的是他意想不到的訪客。

白雪將震驚目光由唐應理赤裸的胸膛挪至床上的姊姊身上，她飛奔到床前，仔細又小心翼翼地瞧著姊姊的神情變化。「姊，姊還好嗎？姊離家之後我們一直很擔心姊……」

白蘋臉色慘白，雙肩頹垮。「姊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加莉姊通知我們的。」白雪指了指身後，壓低嗓音又道：「她還請小舅幫她打離婚官司。」聞言，白蘋渾身緊繃，呼吸一窒，她將目光移向門口，看到那抹熟悉的修長身影不疾不徐地邁入房內，來到床邊，男人眼神覆霜，讓她心臟一抽，下意識抓緊棉被，她想著，倘若他說出任何惡毒的話，她一定也能夠挺過，這沒什麼的，反正今天已經過得很糟糕了。

嚴讀瞥了一眼她隨意拋在床上的手機，淡淡地問道：「沒看見我打的電話？」

白蘋愣住了，沒想到他開口的第一句話竟是這個，瞬間啞口無言。

「是沒看到，還是不想回？」嚴讀隨興地坐在床沿，修長雙腿交疊，當他的視線與唐應理彆扭的眼神交會後，他嘴角一撇，語氣謙和有禮但態度卻相當強勢冰冷，「那袋衣服拿去穿，就請你先行離開吧。」

唐應理匆匆拿起方才被嚴讀隨意丟到地上的那袋衣物，快步走向浴室。

白雪一聽，這才猛然回神，趕緊從拎在手裡的紙袋掏出衣物。「姊，姊還是先把衣服換上吧。」白蘋見嚴讀壓根不在乎她的回答，也就沒將他的問話擺在心上，她掃了一眼正垂頭喪氣走進浴室的唐應理，本就十分低迷的心情變得更加沮喪。

白雪見姊姊低頭不語，垂落的長髮幾乎掩去半張臉，讓她看不清姊姊此刻的神色，她伸手替姊姊將滑落的右邊肩帶拉好，至少讓姊姊在小舅面前不必如此狼狽。

嚴讀眉頭蹙起，不悅地問道：「打電話給姊為什麼不接？」

白蘋垮著臉，想起了男人偏執的程度，倘若自己再天真的認為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回答，那就大錯特錯了，於是她乾脆地回道：「我在夜店喝酒，太吵，沒聽見。」

嚴讀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再問：「那之後看到了，怎麼沒回電話？」

「我才剛看到未接來電，你們就來了。」頭痛欲裂的白蘋希望坦白從寬，免得他又拐彎抹角地講話揶揄諷刺她，今天已經夠糟了，她不想再聽見任何落井下石的冷言冷語。

「原來如此。」嚴讀突然湊上前，皺著鼻子嗅了嗅。「看來姊喝了不少。」

對於他突如其來的靠近，白蘋差點要倒抽口氣，這個男人從小到大給了她相當大的壓迫感，要不是此刻兩人中間還隔著白雪，她應該會壓抑不住想把他推開的衝動。

嚴讀肆無忌憚地伸手撩開她的長髮，瞇眼看清她此刻相當難看蒼白的臉色。「姊知不知道，要不是何加莉對唐應理一直懷有疑心，還長期派徵信社的人跟蹤抓姦，恐怕姊早就被檢屍強暴了。」白蘋用力拍開他正在玩弄自己髮絲的大手，怒瞪著他。

「怎麼，我說錯了？」他感覺到手背微微的刺痛，不以為意地輕笑，見她惱怒得說不出話來，他的笑意加深幾許，故意溫柔的低聲囑咐，「所以說，以後小舅打電話給姊一定要接，知道嗎？」白蘋咬牙切齒地瞪著他幸災樂禍的笑臉，他明知道她最討厭他拿身分來壓人，偏偏要刻意端出長輩的架子和她說話，不過她逼自己不要在這種時候和他一般計較，便將臉撇開，不去看他邪惡的嘴臉。

白雪嘆氣，正想要跟姊姊說些什麼，唐應理剛好打理完畢從浴室走出來。

他緩步走了過來，對著白蘋欲言又止，而白蘋繃著鐵青俏臉，看都不看他一眼。

「你們之間已經無話可說了，走吧。」嚴讀揮揮手，對唐應理下逐客令。

「蘋果，對不起，我應該離妳遠一點……」唐應理語氣軟弱，「蘋果，我只是想祝妳……生日快樂。」

白蘋怔愣，視線直望著房間一角，不應不答，耳邊響起唐應理離去的腳步聲，直到門扉被重重關上，她的心像是被人猛捶一記般產生劇痛，那疼伴隨著兇悍的勁道襲擊她、追殺她，逼得她倔強隱藏的委屈、害怕、悲傷與難過，在這瞬間全數傾洩而出。

她想起在夜店醉倒前她看見了唐應理，她以為在他身邊自己是絕對安全的，卻沒想到自己是在陌生的房間衣衫不整的醒來，即使她知道他們之間並沒有發生什麼不該發生的事，但他的處理方式很明白的告訴她，她曾讓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中，想到這裡，她渾身止不住地顫抖。

「姊，沒事了，我們都在這裡……」白雪被姊姊毫無血色的樣子嚇壞了，連忙將她摟入懷裡安撫。

「我想回家……」白蘋哽咽，難得在妹妹面前表現出自己的脆弱。「回我租的公寓……」

那裡才是她的家，唯有回到那裡，她才能夠做回真正的自己。

「好，我們帶妳回公寓，姊，沒事了，沒事了……」白雪溫柔地哄道。

白雪攏著白蘋到浴室梳洗，自己就守在浴室門外，要是姊姊有什麼需要她可以馬上進去幫忙。

沒多久，浴室的水聲停止了，嚴讀看著白蘋走出來時哭得抽抽噎噎，莫名覺得煩躁，他噴了聲，腳底不斷輕拍著地板發出細微聲響，他以為這樣足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但他的眼神還是離不開她。

她哭得傷心脆弱，哭得無助不安，愁鬱的情緒牽引出他十七年前的一段舊時記憶，更在他眼前重現當初那個八歲小女孩被母親狠心拋棄後的畫面，那時的她哭得聲嘶力竭，哭到再也沒力氣去搭理這冷漠的世界。

「姊，妳還有力氣嗎？」白雪吃力地問著幾乎將全身重量壓在自己身上的姊姊。

但白蘋專注地哭著，沒有回應，她哭到全身癱軟，雙眼紅腫到只能瞇開一道小縫。

白雪難過地長嘆一聲，抬頭向若有所思的嚴讀求救，「小舅，我快撐不住了，你快來幫忙啦！」嚴讀神情複雜，站起身，從白雪的懷裡將白蘋撈了過來。

白蘋縱使已經哭到乏力，在被他碰觸到的瞬間，仍舊下意識地掙扎推拒。

他不禁失笑，揶揄道：「我雖然是個男的，但終究是妳的小舅，不會對妳做什麼壞事。」

白蘋咕噥了聲，沒再動作，她累壞了，一倒入嚴讀的懷裡，不知是因為他的體溫溫暖了她，抑或是他的擁抱過分慈悲溫柔，她所有狂躁的心緒奇妙地安穩下來。

她知道，就算他嘴巴再壞，但心腸還是好的，她一直都知道。

白蘋安心地閉上雙眼，十分信賴地依偎在嚴讀的懷中。

白雪見姊姊一倒入小舅懷中便再無聲息，不自覺壓低聲音問道：「睡著了？」

嚴讀輕應一聲，將白蘋攔腰抱起。「妳先去退房，我抱她去車上，在地下室停車場等妳。」

「好。」白雪一邊檢查姊姊的包包、手機什麼的是不是都拿齊了，一邊將煩惱了許久的疑問問出口，「小舅，我和姊姊……真的是同父異母的姊妹嗎？」

自從晚餐後姊姊丟下震撼彈離去，父母便窩進書房裡，後來她出去想把姊姊追回來，剛好看到姊姊和小舅起爭執，她只好先躲到牆後，沒想到會聽到這麼驚人的事實。

姊姊離開後，小舅明明看到她了，卻完全沒有要解釋的意思，便揮揮衣袖走人，獨留她一人在現場久久回不了神。

在白雪的認知裡，姊姊一直是家裡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他們家無論少了誰都無法完整……

「妳們的確是同父異母的親姊妹，這點我可以向妳保證。」嚴讀抱著白蘋走出房間，說話的同時，感覺到懷中的白蘋動了一下，他眉一挑，低頭見她蹙眉將臉貼著他的心口磨蹭，那模樣像貓咪一樣十分傲嬌可愛，讓他不禁想起他養的貓—小壞。

一股異樣感受掠過心田，他以為那是因為聯想到愛貓而漾起的漣漪，便一笑置之，繼續往電梯走去。

「小舅，那你知道姊姊的親生媽媽在哪裡嗎？」白雪跟在後頭，鍥而不捨地追問。

嚴讀眼神一暗，老實回道：「我不知道。」

「那……媽媽是……第三者嗎？」白雪問得小心翼翼。

他感覺到衣袖倏地被白蘋抓緊，他瞪著電梯樓層亮燈數字，知曉她根本不曾入睡。「是，她是第三者，但那又如何？她知道真相後出了車禍，還因此失去記憶，我們讓她以為白蘋就是她的親生女兒，這十七年來她疼寵她、愛護她，對她視如己出，如果第三者是一種罪，那麼這些年來，妳媽媽付出的代價也夠多了，還的債也足以彌補一切了。」

白雪倒抽一口氣，在這瞬間知道了所有真相，卻完全無法負荷，心狠狠的揪痛著。

噹！電梯門打開，嚴讀抱著白蘋，領著怔忡的白雪邁入電梯內。

「這些恩怨根本與妳們無關，妳聽聽就算了，別放在心裡折磨自己。」他伸出長指摁下大廳和地下停車場的樓層按鈕，電梯門關上後，他冷冷地又道：「該死的，永遠都是男人。」

白蘋鼻頭又是一酸，將小臉徹底埋入他暖熱的懷裡，無聲啜泣。

「我不喜歡聽《白雪公主》的故事！我不要聽！妳不淮唸！」十二歲的小女孩捂著耳朵，對著拿著故事書正要練習朗讀的八歲小女孩大發脾氣。

白雪被怒氣沖沖的姊姊弄得不知所措，眼眶馬上一紅，哽咽地道：「可是媽媽說《白雪公主》是我的故事，我只想要唸《白雪公主》啦，嗚哇哇哇—」說到最後，委屈蓋過了惶恐，她蹲坐在地上傷心地哭了起來。

白蘋見妹妹哭得心碎，頓時像洩了氣的皮球呆站在原地，回想起自己剛才的情緒失控，罪惡感從心底深處攀爬出來折磨著她，她自責萬分地咬著唇，卻不知道該如何安慰被自己傷害的妹妹。

「怎麼啦？發生什麼事了？」嚴薇由二樓緩緩走下來，就見平常感情和睦的姊妹倆各站一方，一個臉色鐵青，一個哭得抽抽噎噎。

「媽媽，姊姊不讓我唸《白雪公主》的故事……」白雪扁著嘴，奔入母親懷中低聲哭訴。

嚴薇莞爾，伸手輕撫著小女兒的髮心，再抬頭看向噘著嘴撇過臉的大女兒，問道：「小蘋，為什麼妳不讓小雪唸《白雪公主》的故事呢？」

「我就是討厭這個故事！」白蘋雙手抱胸，氣惱地回道。

白雪一聽，又忍不住放聲大哭，「哇—姊姊討厭我了—」

白蘋哭笑不得地瞪著妹妹，為自己辯解，「小雪，姊姊沒有討厭妳，姊姊最愛小雪了，我是討厭白雪公主……」

「可是媽媽說小雪就是白雪公主嘛—嗚嗚嗚嗚……」白雪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根本聽不進姊姊的解釋。

「好了好了，小雪再哭下去就不是公主了，會醜醜，媽媽先帶妳去洗把臉好不好？姊姊沒有那個意思，《白雪公主》的故事很好很棒，不然，小雪先唸給媽媽聽，好嗎？」嚴薇笑睨了一眼不知所措的白蘋，牽起白雪的手邊走邊哄，離開客廳前，因為玄關處突然出現的人影嘆了聲，接著笑

著交代，「你來啦！幫我照顧一下小蘋，我先帶小雪上樓。」

白蘋聽見熟悉的回應聲，壓根不想理會來人，她一屁股坐到沙發上，只覺得心裡有氣難消，那種不被了解又被誤解的感覺像螞蟻輕齧，將她的心啃蝕得刺刺疼疼，讓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全身像長蟲似的扭來扭去，最後她低吼一聲跳了起來，煩躁地來回踱步。

乍然來訪的十八歲少年氣質優雅，他好整以暇地坐在沙發上，將手肘撐在大腿上托著腮，覺得女孩現下的暴躁行徑十分逗趣。

「你看什麼看！」白蘋跺腳怒罵。

掃到颱風尾的少年並沒有因為她的小姐脾氣而收回視線，他嘴角噙笑，年輕臉龐有著對於所有事物都亟欲探索的好奇光芒，依然托著腮，語氣輕輕柔柔地道：「又想找我吵架嗎？每次見面妳就對小舅發脾氣，這可怎麼辦才好？」

白蘋明知道自己遷怒於他，但就是拉不下臉來道歉，生著悶氣鼓起腮幫子，又嘴硬地道：「誰要你在這時候來，活該！」

她帶著懊悔的眼神看向樓梯，耳邊響著白雪不時從樓上傳來的啼哭聲，雙手不自覺握成拳，自責不已。

「為什麼不告訴小雪妳討厭《白雪公主》的原因？」少年見她低落又沮喪地垮著肩，饒富興味地問道。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討厭，但我就是討厭，你要我怎麼說？」

他的問話頗有追根究底的意味，惱得白蘋更為氣急敗壞。

「妳怎麼會不知道，妳只是不願意說而已。」少年低笑，看著她因為生氣而漲紅的蘋果臉，一雙眼熠熠生輝。「白蘋，每一件事的背後都有它的原因，不知道只是個藉口而已。」

白蘋惱羞成怒地低吼道：「那你知道為什麼嗎？你說來聽聽啊！你根本什麼都不懂，就只會在一旁火上加油！」

女孩的伶牙俐齒非但沒點燃少年的怒火，反而讓他的笑意加深，他坐直身子，背靠著沙發，修長的雙腿交疊，雙手環胸，姿態相當俊雅英挺。

她甚至覺得他整個人都在發光，像天使一樣美好得賞心悅目。

「因為妳覺得自己是故事裡的那顆毒蘋果。」他道。

少年不開口活脫脫是天使化身，一旦開了口就是惡魔一枚，白蘋氣得咬牙切齒。

彷彿沒察覺到她隱忍的怒氣，少年又續道：「妳討厭《白雪公主》的故事，是因為妳覺得自己是壞皇后手裡的那顆毒蘋果，會害媽媽和白雪不幸，對嗎？」

她冷嗤一聲，卻像被他說中了心事，顯得相當頹喪。

「妳告訴小雪，小雪就會明白，因為她就像白雪公主一樣。」

少年刻意捉弄的語氣，激得白蘋渾身顫抖，她惡狠狠的瞪著他惡質的笑容。「你亂說！你的想像力太豐富了，我才不是因為那樣，我就只是因為討厭小矮人、討厭壞皇后、討厭整個故事而已。」

「白蘋，妳才十二歲，小舅不會強求妳必須去了解自己的心理。」少年見她氣得暴跳如雷，還貼心地表現出善解人意的溫柔神情。「蘋果不止出現在童話故事裡，也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俚語裡，而俚語中的蘋果比童話故事裡的用處好太多了。」

聞言，她愣愣地反問：「什麼？」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要記得，蘋果也是很好的。」少年的神情悲天憫人，

站起身伸手揉了揉女孩的髮心。

頭髮被他揉得亂七八糟，白蘋恨得牙癢癢的，轉頭對著準備走上樓的少年怒吼，「嚴讀，你根本無聊！」

他回頭瞅著她，笑得格外燦爛美好。「我只是要提醒妳，吃蘋果不會死，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中，不在童話故事裡，吃蘋果是有益健康的。」彷彿想到什麼，他又語帶指責，「還有，跟妳說了多少次了，要叫我小舅，壞習慣！」

她消化完他的話後，眼眶一熱，所有怒氣瞬間消散，徘徊在胸臆間的僅剩一股暖意。

她並不想承認自己被說話拐彎抹角的少年解去多年心結，她撇撇嘴揉揉眼，沒好氣地回道：「誰要叫你小舅，臭嚴讀……」但她實在無法壓抑滿腔酸澀的情緒，彎著腰蹲下身，掩面啜泣。

少年嘴角輕扯，緩緩拾級而上。

白雪咚咚咚的從二樓跑下來，正巧看到白蘋正在哭泣，頓時火氣上升，大聲告狀，「媽媽妳看啦，小舅又把姊姊弄哭了，小舅最壞了，臭小舅！」

耳邊傳來妹妹全心全意的護航，讓哭得壓抑的白蘋愈覺悲摧，眼淚因此落得更加放肆。

從夢裡掙扎轉醒的瞬間，宿醉引起的頭痛像是有幾百個小型工人拿著鐵鎚在腦袋裡敲敲打打，白蘋倒吸一口氣，雙手捧著發疼發脹的頭環顧四周。

鐵灰色的床單，簡約歐式設計風格……她想到這是嚴讀家的客房，她來過好幾次，之前她都是陪著白雪過來，白雪有時會住在這裡，但因為是他住的地方，她向來不愛逗留，每次都是敷衍的講幾句客套話就找理由先行離去。

這倒是她第一次在這裡過夜，可是……她怎麼不是在自己的家？

她依稀聽見窗外雨聲滴滴答答，卻感受不到溼冷，掀開棉被下了床，她才發現房裡開著暖氣，即使她光腳踩在光潔地板上仍舊不受寒意侵擾。

白蘋強忍著不適，走進浴室洗了個熱水澡，但這麼做還是趕不走該死的偏頭痛，她呻吟著，拿出衣櫃裡白雪的衣物隨意套上，虛弱地打開房門走出去。

「嗯……妳應該知道自己這樣做的後果，這場官司我沒辦法再幫妳了……」

誰在說話？

她煩躁地爬了爬凌亂的髮絲，瞇起迷濛雙眸。

「白蘋和我有親戚關係，妳連我都扯了下去，我當然不能坐視不管。」

熟悉的冰冷諷刺語調，讓白蘋意識到出聲的人是嚴讀，早已習慣他的說話態度，她只是聳了聳肩，轉而邁向廚房，想為自己倒一杯溫開水，尋覓水杯之際，小腿肚倏地被毛茸茸的不知名物體掃過，因為沒有防備，她驚呼一聲。

「看來妳並不想挽回自己的婚姻了，我們再談下去也沒什麼意義，妳好自為之吧。」

在白蘋看清楚依偎在腳邊的白色短毛貓後，男聲也由遠而近，在她還在對著貓咪撒嬌磨蹭的模樣犯傻時，嚴讀已經走進廚房，為她倒了杯水放在桌上。

「喝吧。」他指著水杯，撈起白貓擁入懷裡。

「這是什麼？」她蹙眉問道。

嚴讀用臉頰蹭了蹭白貓，再將牠放出廚房。「檸檬蜂蜜水，可以幫妳解宿醉。」

她點頭喝下，微酸微甜的滋味伴著暖意滑入喉嚨，驅走了體內寒氣，使得她滿足舒服的嘴角微翹，她瞟向正動手煎蛋烤吐司的他，僵硬地杵在原地不知該站該坐還是該走，只好問道：「小雪呢？」

「上學了。」他專心地準備早餐，言簡意賅地回道。

白蘋嘆了聲，兩人又陷入了沒有話題的窘境，她左瞧右瞧，硬是找了一個新話題，「現在幾點了？」嚴讀瞥了下腕錶，回道：「九點四十。」似乎知道她接下來的反應，他接著又道：「妳的包包和手機放在客廳的沙發上。」

「喔，九點四—九點四十！該死，我上班要遲到了！」說著，她便要往客廳衝去，卻因為被他拉住手臂而動彈不得。「嚴讀，我說我要遲到了，你攔著我幹麼？」

「妳今天就先請假吧。」

白蘋挑眉，不明白這位向來對她不理不睬的冷漠先生為何會提出這樣的建議。

「加莉向媒體爆料了。」嚴讀不愛拖泥帶水，直接切入重點，他將她壓坐在餐桌椅上，再端來烤好的吐司與煎蛋。「先餵飽妳自己，再想想要如何應戰吧。」

她神情恍惚，尚未反應過來他話中的意思，她的手機鈴聲便響了，她直覺起身走向客廳。

這次他沒有阻止她，只是跟在她身後。

白蘋拿起手機一看，接聽，「喂，副理……」

「白蘋，妳是怎麼回事啊！捅了這麼大的婬子要我怎麼處理？妳這陣子先別來上班了，這裡亂成一團，妳來也只是添亂而已，後續如何我再和妳聯絡，就先這樣了！」

手機那頭的背景音十分嘈雜，公司副理機關槍式的把話說完後便結束通話，完全沒有商量餘地。

白蘋覺得頭更痛了，突地，一個念頭閃過，她問道：「你剛才是在和加莉通電話？」

「嗯。」嚴讀伸手輕撫著小壞的背，就見牠舒服的眯起一雙貓眼，喉嚨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慵懶的模樣完全與陷入慌亂的白蘋形成強烈的對比。

很好，情況到底能有多糟？白蘋癱坐在沙發上，表情一片木然。

嚴讀打開電視，轉到新聞臺，畫面正好停在白蘋任職的婚紗攝影工作室前，門口因為記者爭相訪問而顯得擁擠混亂，新聞標題寫著：「婚宴告吹！婚紗攝影師成新郎小三！」

白蘋無言以對，瞪著畫面上的新聞標題發愣，聽著記者們秉持道德輿論追問著正從工作室走出的副理，她看著荒腔走板的一幕幕，心漸漸涼了。

「這樣的新聞很快就會被遺忘了。」嚴讀眼神冷漠地盯著新聞畫面。

「可是這不是事實。」她深吸一口氣，企圖讓自己鎮定下來。

「但妳和唐應理一起進入汽車旅館也是事實。」他犀利反駁，毫不留情。

被他一句話堵得心塞，白蘋臉色刷白，氣惱自己的同時，也將他當成了出氣筒。「所以呢？我就活該被停職嗎？這些記者難道不會有一個人去查明事實的真相嗎？」

「妳希望唐應理被記者查到他對妳意圖不軌的事實？」嚴讀的口吻淡淡的，濃長眼睫掩去了他的眸光，教她猜不透他此刻的神情。

她一時語塞，硬生生憋了一口氣在心裡不上不下的。

「心軟了？」他譏笑道。

「我只是不想讓情況變得更糟糕。」她咬牙回道。

「所以事實就是那樣了。」嚴讀抬手指向新聞標題，眼神泛冷。「妳再嚷嚷也沒有用，因為妳不像他們，根本狠不下心。」

「我要狠什麼心？繼續向媒體爆料，讓這件事情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這就是你所謂的狠心嗎？我不要，這不是我樂見的……」

「所以妳活該躲起來，最好等到風波平息之後再外出見人！」

向來冷靜自持的嚴讀難得疾言厲色，就連小壞都抬眼瞥向主人喵嗚一聲，他壓抑著莫名怒火，逼自己不去看在沙發上縮坐成一團的白蘋有多麼可憐兮兮。

「我家應該也被記者包圍了，我能躲去哪裡……」她無奈嘆氣。

他煩躁得挑了挑眉，薄唇緊抿成一直線。

「嚴讀，我能去哪裡？如果可以，真希望我媽媽能夠現在來接我……」話說到最後，白蘋成了喃喃自語，壓根不認為他會理會她的煩憂。

嚴讀雙手環胸，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不斷輪流敲著左手臂，他瞪著她落寞自擁的身影，發覺自己根本無法做到漠不關心，也正是因為如此，讓他的心情更加煩躁。

氣氛僵凝了好半晌，他乍然爆出的話語像是平地一聲雷——

「昨晚何加莉先打電話告訴我她的決定，我和小雪才把妳帶回來我這裡，妳就先在這裡住下吧。」像是擔心自己會後悔，嚴讀一字一句說得又輕又急。

聞言，她驚訝又錯愕的抬頭看向他。

一對上她的視線，他頓時滿心懊惱，暗惱自己根本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你又不是我的誰，根本不需要收留我。」白蘋看得出他的勉強，這點自知之明她還是有的。

她急著撇清關係，莫名讓嚴讀心中的焦躁燒得更旺了。「我又不是妳的誰？真是壞習慣！白蘋，叫我小舅。」

白蘋看著他鐵青的臉色，不知為何，第一次為了這位說起來又不是她的誰的小舅，感動得好想掉淚。

她想起了晨間的夢，夢裡的少年模樣與此刻佇立在她面前的嚴讀重疊在一塊，即使他的語氣總是冷冷淡淡的，卻能夠溫暖她相同清冷的靈魂，這讓她一直很不願意承認他，究竟該成為她心目中的哪個誰。

不想承認自己的眼眶和心都被熨得微燙，白蘋撇撇嘴，收回與他相對的目光，傲嬌地回嗆，「誰要叫你小舅，臭嚴讀！」